



学生时代

□郑乃谦

学生时代结束已经40多年了,回首往事,历历在目。

一

1969年春节后,我入修武县西村公社西村小学,那时的小学分散在两三处地方。村东的赵家祠堂与祠堂山门分别是一、二年级教室,村西南角是三、四年级教室。

我的启蒙老师叫王秀梅,对我这个肢体缺陷的学生特别关照,每逢下雨天就背着我将我送到家。到三年级时,王老师去治病,郑小舜、杨作梅、郭学文等老师先后任课。最后是郭老师任课两年,把我们送毕业了。

1973年春节后,父母带我去山外的庙河治腿病,五年级上学期就没有上学,想留级,学校领导觉得原先我的成绩不错,建议不留级。王老师因病医治无效,不幸离开人世。毕业离校那天为她办理后事,灵棚就设在赵家祠堂东边的打麦场。拿着板凳迈出教室门口时,我只是向那边投出深情一瞥。

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,本应该在1974年春节后入初中,我们这一届延迟了半年,暑假后升入初中。

二

修武县西村中学创办于1968年,位置就在村的西北角,离我家的距离也就100多米远,算是近邻。在我的记忆中,办学初期条件很差,学校老师经常借邻家水桶,归还时习惯担一挑水送到家里。西村中学的招生范围是西村及附近的洞湾、六股涧、小南坡、磨石坡、柿园、甲板创7个村。按照公社的划分,这些村同属于西村公社中片。我们这一届一共招了两个班,按西村中学招生排序分别是9班和10班。我被分到了10班,班主任是王晓萍老师。我因为小学缺了一学期课程,升初中后数学学习很吃力,但是从来不抄作业。升初二后两班合并为9班,班主任是杨流顺老师。

西村中学当时是一所公办初中,学校将村北一块荒地(恰是我家现在住宅的位置)开垦后,种一些红薯、高

粱、芝麻等耐旱作物。我们上初中后,又在村北边荆湾河的河滩上(现在西村猪场),人工挑土,垫出了一片地,名曰大寨田。

学校负责人郭相宝因病休息,先由王玉清负责。王主任是公社东大掌村人,说话和气,一脸络腮胡子,平时一直穿着便衣,其外观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后由李东负责,他喜欢吹唢呐,还拜西村的老人郑方德练习武术。

刚入初中时,教室很少,只有两间,郑氏宗祠也被利用起来当了教室。这一年,新建9间教室,除了木工、泥水匠外,许多活包括备料都是师生们自己动手干的。我们升入初二后,便搬进了新教室。师生们又盖了10间平房,作为教师宿舍。

初中毕业,没有拍毕业照,留下小遗憾。按照往年惯例由大队推荐,才能到修武县第三中学读高中,所以幸运者只是极少数的,绝大多数都要回生产队劳动。十五六岁,参加繁重的集体劳动,没有不怵的。1975年,时任修武县委书记李祥提出普及高中教育,办法就是各行政村自办高中。有了这项政策,上届8班的学生都读了高中。我们班也是这样,初中毕业后全部升入西村高中。记得高一时,一个学期没有发教材,还有一学期教材是新乡地区文教委员会编写的,质量可想而知。

1976年秋后,学校师生到高红岭后边的焦峪沟打荆坡。把灌木、圪针全部割掉,将老荆疙瘩平茬,次年会长出荆条。荆条可以编筐、编篓,也可直接卖钱。师生们带着干粮,苦干了一周。为了中午喝上热汤,8班的师兄们翻山越岭,硬是把一口大铁锅抬进了两三公里远的深沟。

每年春秋,各有一次为期一周的勤工俭学劳动,就是上坡割毛荆、编荆片子。农忙时,经常帮助学校的合作单位即西村第五生产队干农活。

老师照顾我们几个残疾学生,劳动时只干轻活。大家上山割毛荆,我们就在学校编荆片,或者在校打扫卫生。干手把活我倒是不怕,最怵的就是借农具。有几位外村的同学,不想从家里带农具,每次劳动全靠我借,心里烦又不好意思推辞,只得跑遍邻居

家,挨家挨户说好话。

初一时,有幸有一位好老师做班主任,那就是王晓萍老师。可惜升初二后,王老师担任了上届的班主任。两年后,她就离开家乡,随爱人到位于山东东营的华东石油大学工作,在大学附中担任班主任,直至1999年退休。桃李满天下,对王老师来说,名副其实。

记得非常清楚,王晓萍老师教我们唱歌,歌名叫《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》。在讲台上,她一边唱一边做着动作。王老师到山东10多年后,我越来越想念,就开始书信来往。2003年10月,我去北京,其中一件事就是想面见分别27年之久的王老师。到北京后,王老师为我们接风。原准备住招待所,她执意让我们三个人住在家里。2017年11月,修武县政协组织文史员去北京参观,那天下午游览圆明园,我顺便去看望住在附近的王老师。晚餐后,耄耋之年的老两口执意把我送到宾馆。令人痛心的是,王老师没有扛过新冠疫情,2023年春节期间离开人世。

三

1977年,国家恢复高考制度,许多应届高中毕业生报名应试,有些初中毕业回乡劳动多年的社会青年也跃跃欲试。

这年高考后,在焦作面粉厂工作的舅父到我家里,嘱咐我好好复习功课,准备明年参加高考。那个年代,大学生是天之骄子,人人羡慕。我极不自信,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儿,只是对舅父敷衍一下。临近期末考试一个月时,舅父又一次来到西村,重提那个话题,我才问了一句:“明年真的去高考?”

此后,我埋头苦读,暗自用力。期末考试,三门单科第一,总分全班第一。惊人的进步,令老师、同学刮目相看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知道,智力一般,只是多用功罢了,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
1978年4月,高中毕业。同学们离校,我和同学侯双喜到修武县第三中学补习了一个半月。田金德老师担任班主任,学校聘请了王雷一等本

县几位非常有名望、有水平的老师前来辅导。高考报名时我报了理科,7月7日至9日首次参加全国高考。学校没处住宿,晚上老师就领着我们跑到西涧村,在一个戏台的大棚下将就。临出门,父母千叮咛万嘱咐,说考试时千万不要慌。我嘴上答应,心里没底。实际考场上,我是出奇地冷静。化学发挥得最理想,得了50多分,特别满意;物理最差,只做了选择题,考试半个小时离场,大约能得6分。总成绩距大学录取分数线尚有70多分。

经历一场实战,我心里有了底。暑假后返校补习,随下届同学一起上课,班主任是年轻的王家栋老师。

1979年寒假开学后,学校郭主任说,学校的理化老师水平大家清楚,继续考理科恐怕成绩不会理想,建议我转文科。郭主任让我去征求赵德林老师的意见。赵老师说,学校从来没有开过历史、地理两门课程,另外这些知识全靠记忆,转文科不乐观。从此,我进退两难,犹豫期间我停止复习物理、化学。记得开始下小雨了,郭主任又提及此事,我没再犹豫,转入文科。从此,我开始大量死记硬背,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背书,那真叫全身心投入,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。上自习有时候老师不在教室,秩序有点乱,我就手捂双耳复习。后来,学校同意了我的一个荒唐请求——做完作业,可以到教室外边去背书。放学后,我干脆到村西的田间地头,找一处僻静的地方背书。

西村公社圪料返中学的考生都到修武县第三中学去补习,每门课程都有老师辅导。而我几乎没有学过历史、地理,也没老师辅导,完全是自己摸索。好在有一本《高考复习大纲》作为指导,让我分清主次。

那年7月7日至9日,全县考生在修武一中参加了全国高考。考试间隙与别的同学交流,我觉得自己掌握的知识不比他们少,后来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。高考结束,同时也是学生时代的结束。学生时代留下的许多温馨回忆,刻骨铭心,终生难忘。老师教授的知识让我受益终身,交往的同学也是相互陪伴度人生。